

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版本之探討

■ 余玉琦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為一套七十九幅之圖文冊，記錄了臺灣知府蔣元樞在臺建設的各府署機構的樣貌與其修建理念，其中以整修、重建既有機構為大宗。近年發現存在另一版本的《圖說》，名為《臺灣郡城圖》，又稱《臺灣總圖》，現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但僅餘十二幅圖，本文主要藉由雙版本比對，重新探討故宮藏本的定位，以及提出多版本研究的可能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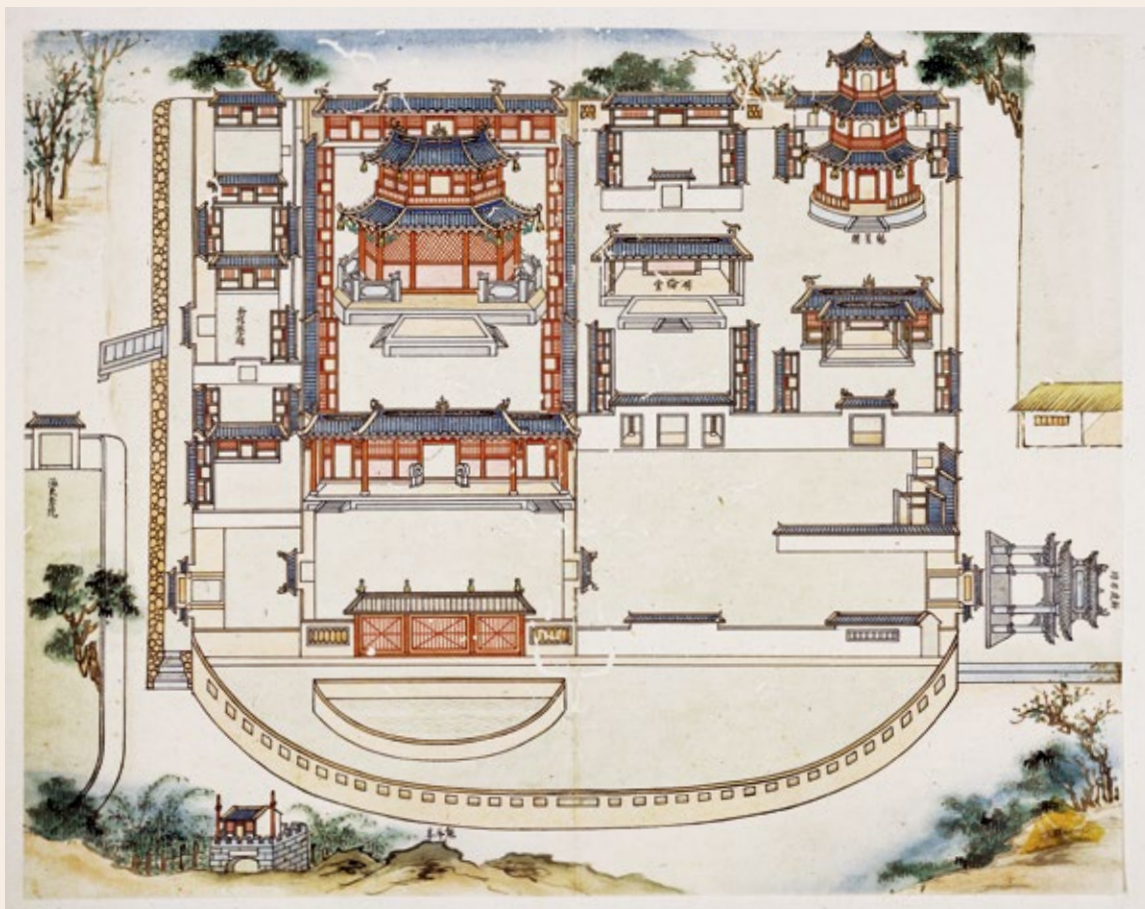


圖1 | 清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重修臺灣府學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關於《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所藏《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以下簡稱《圖說》），為曾任臺灣知府的蔣元樞（1739-1781）所製作，本應為四十組圖繪搭配圖說成冊作品，其中一幅〈重修臺灣府署並建迎暉閣景賢舫圖〉已佚失，僅存圖說，故現況為三十九幅圖、四十幅圖說，共七十九幅。

依據圖說中明確提及若干建設的竣工年份，初步可推測這套圖說的成冊年代上限為乾隆四十三年（1778）閏六月，亦即蔣元樞卸任臺灣知府以後製作。¹加以根據現存清宮奏摺檔案資料，乾隆四十四年（1779）二月間，蔣元樞赴部引見，面見乾隆皇帝，隨後被實授知府職，發往福建安排。隔年（1780）蔣元樞再次於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時受引見，並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病逝。先行研究者遂透過《圖說》內的文字敘述用語，推論蔣元樞很有可能就在卸任臺灣知府到乾隆皇帝兩次引見之間，製作了這套圖說，並以此作為治臺成果報告書，想進呈給乾隆皇帝。²

前行研究者多以冊中一幅〈捐建澎湖西嶼浮圖圖說〉所稱「業已擇日興工，剋期完竣。自此船隻往來收泊，知所憑準；所全寔多矣」，認為此套圖說完成之時燈塔尚在建設中（依據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所立澎湖溫王廟碑〈新建西嶼浮圖記〉記載乾隆四十三年十月開工，四十四年六月竣工），故蔣氏當是第一次引見時進呈《圖說》。然而重審上下文，雖未明確寫出西嶼浮圖（燈塔）開工與竣工日，語意上實頗模稜兩可，仍存在已完工或尚未完工兩種可能性，或可保留。另一方面，比起一般送部引見的場合，透過南巡進呈奏摺以外形式之物給皇帝或更易行，

因歷來利用皇帝南巡進詩冊、畫冊進而獲得賞賜甚至因而入宮俸職的例子不少，且乾隆帝規劃南巡，約莫一年前即可知，蔣元樞把握乾隆帝南巡時機，特製一套形制特殊的圖說進呈皇帝，亦有其道理。

故宮所藏的這套圖說，為1930年代北平圖書館與圖部新購的收藏，³並經過重新裝裱，後隨故宮文物遷徙來到臺灣，因此無論是圖文搭配或是四十個主題的順序，都已難判斷原初的狀態。隨著2007年底故宮整理出版了《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圖錄，提供了圖繪與圖說搭配的階段性定見，⁴然而，四十個主題的排列順序，仍只能由後人從不同角度推測與詮釋。⁵而此套圖說是否曾進入清宮又流入民間的問題，亦仍存疑。

著錄與流傳：「故宮本」與「京圖本」

近年發現存在另一版本的《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著錄於《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名為《臺灣郡城圖》，又稱《臺灣總圖》（以下稱京圖本），現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但僅餘十二幅圖，目前只有三幅曾於出版品發表圖版，而圖版所見三幅有貼簽標題，又與《輿圖要錄》所記標題有些許出入。⁶「京圖本」的十二幅圖右上應都有貼簽墨書圖題，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版本（以下稱故宮本）或有一兩字出入，但主要建設機構皆可相對應，然而因為殘幅太少，初步看來對於解決故宮本的次序與配對問題突破性有限，不過，仍值得借此重新探討故宮本定位。（表一）

若單就清宮輿圖角度理解之，宮中製作副本或多本，並非特例，學者便曾初步將此兩本存世現象理解為清宮造辦處輿圖房例行

表一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臺灣郡城圖》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圖題對應表

作者製表

《臺灣郡城圖》 (京圖本，十二圖，各幅標題依據《輿圖要錄》)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故宮本，三十九圖+四十圖說，共七十九幅)
臺灣郡城圖 (貼簽圖題：「重建郡城全圖」)	重建臺灣郡城圖
	
府學圖	重修臺灣府學圖
萬壽宮圖	恭修萬壽宮圖
臺灣縣學圖	重修臺灣縣學圖
孔廟禮器圖	孔廟禮器圖
臺郡先農壇圖	重修臺郡先農壇圖
文廟樂器圖	文廟樂器圖
臺郡崇文書院魁星閣圖	重修臺郡崇文書院魁星閣圖
臺郡軍工廠圖 (貼簽圖題：「重建軍工廠圖」)	鼎建臺郡軍工廠圖
	

《臺灣郡城圖》
(京圖本，十二圖，各幅標題依據《輿圖要錄》)

洲南鹽場圖(貼簽圖題：「重建洲南鹽課館圖」)



鹿耳門公館圖

風神廟官廳牌坊圖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故宮本，三十九圖+四十圖說，共七十九幅)

重建洲南鹽場圖



新建鹿耳門公館圖

重修風神廟並建官廳馬頭石坊圖

摹本所致。⁷不過，《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是否真是輿圖房抄錄副本與收貯對象？兩本之間是否可探討孰為原本、孰為摹本？前者問題估計需要進行全套的圖文特質檢討，並且充分探索相關的檔冊資料，需更多的研究時間與篇幅；故本節僅先梳理兩套版本的著錄流傳，重新檢視入藏清宮的推論。下一節則將進一步就圖文訊息與現況進行分析，探討版本差異的意義。

透過了解著錄與流傳，是否可知這兩個版本中曾有任一套進入過清宮收藏呢？由於作為乾隆晚期清宮舊藏輿圖編目代表之《蘿圖薈萃續編》（乾隆六十年（1795）編），以及1936年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所編輯出版之《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未見到類似多幅成套的臺灣主題圖冊記載，初步推測這兩個版本中任一套經歷過造辦處輿圖房收貯的可能性都很小。但這究竟意謂

兩個版本自始至終都流傳在民間？又或者兩個版本中有可能並未被視為輿圖，卻仍可能另入清宮他處？之所以如此提問，是基於此套圖說組成實非典型的輿圖集，當中除了有幾幅明顯作為傳達行政與軍事訊息的輿圖，也有類似地方志圖繪的府學建築配置圖（圖1），以及採取鳥瞰視角並運用耕圖、運輸等來自繪畫的母題形成繪畫性的畫面（圖2），甚至有像是繼承了釋奠儀圖碑傳統的禮器、樂器與佾舞等執禮所用儀物之圖像。（圖3）⁸簡言之，這是一套具有複合特性，且有別其前既有形式的圖說集冊，難以輕易單純歸類在輿圖、或是明末以來由地方行政官員所製作之地域性政書，⁹而多元集冊的圖文關係，亦非現存所見臣工面向皇帝的單一主題奏摺錄副可比擬，因此不會進入輿圖房抄錄收貯甚有其道理，但，是否還有其它可能曾停留清宮？只待再有新出檔冊資料記載，才有條

件真正進一步解決這個問題。¹⁰

目前追索這兩套圖冊流傳的早期記錄，大致止步於二十世紀上半葉。故宮本最早的著錄現僅見於 1934 年《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部概況》附錄二「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新購特藏）」之新購特藏項目，初名為「臺灣建置圖」，當時已註記了圖繪三十九頁、圖說四十頁的狀況，與今無異。¹¹ 然而，前後相關目錄中並未見到記載有第二版本，這表示直到 1934 年北平圖書館購入時就只有故宮本一套。

而收錄有京圖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之《輿圖要錄》（1997），是依據 1933 年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初編》為基礎，再加上 1949 年以後接受捐贈與購入之輿圖擴充編目，此書只有收入京圖本而無故宮本。再次查閱其依據的《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初編》，加上 1937 年又出版的《續編》兩本，皆未收錄此套圖說任一版本，故推論京圖本，應也是來自 1949 年以後的新入藏品。¹²

當去信詢問中國國家圖書館關於京圖本的狀況，只得到館方尚未清點館藏十二幅圖繪，無法提供調閱與申請圖版之回應。然而，1997 年與 2005 年分別發表於《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與《中國古代地圖集·城市地圖》之三張圖繪之圖版，分別為〈重建郡城全圖〉



圖2 | 清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重建臺郡橋梁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重建軍工廠圖〉（圖5）、〈重建洲南鹽課館圖〉（圖6），雖尚未見到被研究者深入討論，但實已可就圖像進行基礎的比對，重論故宮本的特色及其可能延展的研究議題。

「故宮本」應為摹本

當作品出現相似的兩個版本，通常會使人預設其中或有一正本，且至少必有一摹本。故宮本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極可能直接出自蔣元樞之手繪手書，或最貼近反映其人治臺理念之原跡作品；一旦有了京圖本作為對照組，便能進行更具體的比較，本節將提出幾項觀察要點，進一步呈現並說明故宮本應為摹本。

研究方法上，利用故宮本《重修臺郡建築圖說》的圖文交叉比對，同時與京圖本對照，便能判斷出故宮本的摹本痕跡。大體而言，京圖本的單幅圖像較為完整，描繪細節與資訊也比較多而清楚，相較而言故宮本的圖繪則有相對簡省特性。

首先，兩個版本乍看雖相似，但一般就細節表現而言摹本容易出現簡化，或較易出現曖昧不清的描繪，這是因為摹者有時未能真正注意、掌握到追摹對象的特定意識之故。例如根據〈重建臺灣郡城圖說〉中蔣元樞自陳因臺灣府濱海，不適合以石材修築城牆，故仔細說明了他重整的城牆如何以新舊木柵



圖3 清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孔廟禮器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兩層「之間密種刺竹珊瑚蓀投」修成，並兼顧舊地狀況「因其地勢酌為變通」；兩個版本的對應圖繪，都可以看到圈圍臺灣府的城牆形象是雙層木柵夾植株的共通樣貌。然而，京圖本的圖繪更可看出蔣氏想進一步呈現的細節，除了描寫兩層木柵與內夾竹叢植栽的城牆外，也利用城牆與敵樓間一段一段的短弧形城牆，及其呼應牆外山巒之轉折扭曲造型，來訴說城牆隨地勢變化的特性。相較之下，故宮本的木柵城牆段落彎曲與轉折變化比較平緩，描繪木柵的短豎線條也較疏鬆，與城外地形互動性不強。（圖7）

另一例子則是故宮本〈鼎建臺郡軍工廠圖〉中軸線上的主建築，對照京圖本相應的〈重建軍工廠圖〉一幅，可見故宮本拉近了

前後兩殿之間的小屋與中央敞廳的距離，也不畫敞廳四柱及若干建築隔間內的小空間（圖8）；此外，亦可見故宮本省略不畫前方海域的波濤線條。（圖9）當然以上所論簡省，並非都只能考慮為誤解或偷懶，例如京圖本的軍工廠建築多見門窗有彩繪裝飾，但在故宮本上則多處省去，是否摹者認為裝飾干擾了他所認為比較重要的整體格局呈現、或是想更有效率的製圖，這些考量可能涉及了製圖者的身分、立場與觀點，都是值得透過圖像再多考慮的。

其次，能研判故宮本為摹本的關鍵，在於出現了追摹失誤。例如故宮本的〈重建州南鹽場圖〉描繪的瀉湖，就明顯出現了水域與地域關係錯亂的現象，這是畫手有所依循



圖4 清《臺灣郡城圖·重建郡城全圖》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曹婉如、鄭錫煌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版45。



圖5 | 清 《臺灣郡城圖·重建軍工廠圖》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曹婉如、鄭錫煌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圖版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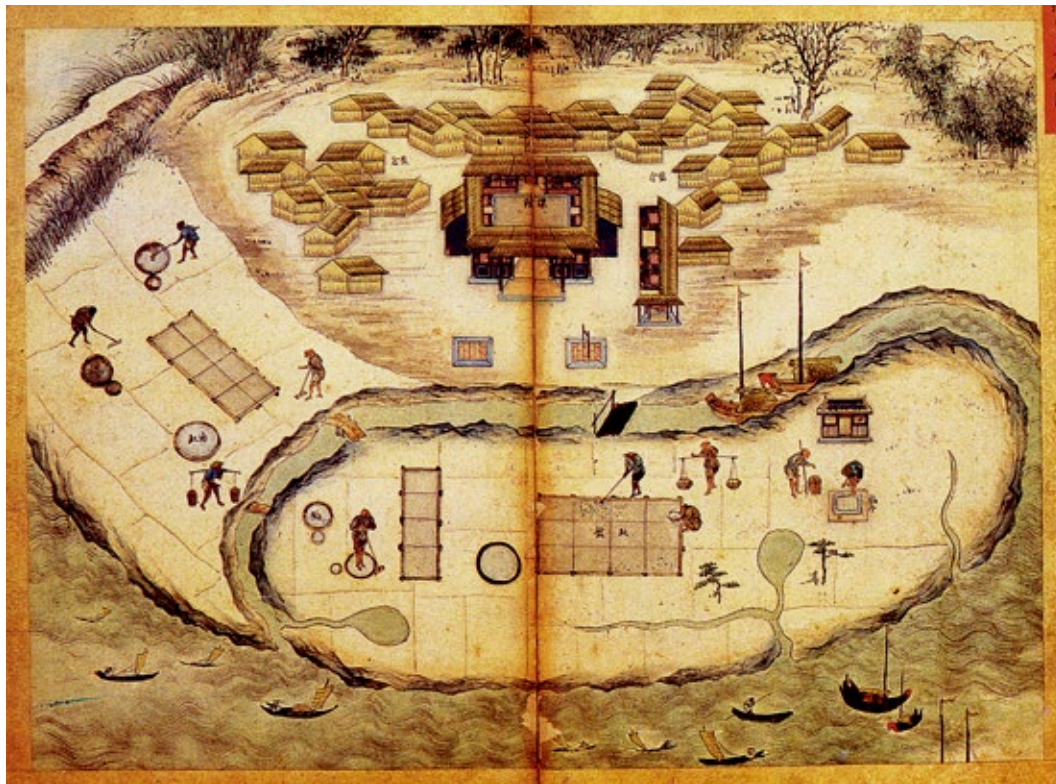


圖6 | 清 《臺灣郡城圖·重建南鹽課館圖》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曹婉如、鄭錫煌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圖版47。



圖7 臺灣府城牆畫法比較 左圖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重修臺灣郡各建築圖說·重建臺灣郡城圖》局部；右圖局部取自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與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圖版45。

卻一時將水岸線條畫錯位置的失誤。（圖10）另一重大的失誤，則是在故宮本〈重建臺灣郡城圖〉上的敵樓數量表現。此幅對應圖說中特別強調了「有關扼要處所，各建敵臺一座，安置炮位于上；雉堞一如城樓式，共計一十有八座」，然而圖繪中的敵臺（敵樓）卻僅有十七座，相較對應的京圖本圖繪，確實畫有敵臺（敵樓）十八座，兩本關鍵之差就在於故宮本漏畫了大小東門之間的一座敵臺（敵樓）。（圖11）故宮本若非摹本，則很難解釋蔣元樞為什麼精心策劃之下，還會在（通常被認為是第一幅）總覽臺灣府的輿圖上就出現失誤。

最後，另一輔證，為蔣元樞的書法。即

使圖繪有可能請人製作，但圖說中以蔣氏第一人稱口吻的敘事，據其家學與身分實不太可能再請人代筆。目前留存了一件時間接近的（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蔣元樞謝恩摺，將其字跡比較故宮本四十幅圖說中的書風，便可以知道並非出於同一人之手。（圖12）例如就以謝恩摺與故宮本圖說中的蔣元樞名款相比，「元樞」二字反映的寫字習慣甚異；如此亦可補充說明故宮本圖文皆為一整套摹本。（圖13）¹³

由於京圖本目前僅有三幅圖繪揭示於出版品，其它九幅尚未看見，比對過程中，初步能感受到京圖本可能是比故宮本還更像原本的版本。然而，因出版品印刷色差，以及



圖版只印畫心，其他資料缺乏，仍實難就此輕易斷言京圖本即為正本，因此僅能初步以京圖本為輔，先聚焦解決故宮本的版本問題。

看得見的意識：來自裝幀的線索

1932年北平圖書館與圖部曾對特藏輿圖有過大規模的修裱改裝，故宮本《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顯然也經過了重裝。¹⁴按每紙仍可見有中軸摺線殘痕，以及沿其左右對稱、排列有致的蛀蟲啃食痕跡，推想重裝為現況之前的裝幀形式應為摺裝，且該裝幀維持了極長一段時間。此外，當中數件如〈恭修萬壽宮圖〉、〈移建中營衙署圖〉、〈鼎建鹽課大館記〉、〈移建臺灣佐屬公館圖〉、〈捐

建南路兩營公署圖〉、〈鼎建臺郡軍工廠圖〉、〈重修臺郡先農壇圖〉、〈重建洲南鹽場圖〉、〈新建鯽魚潭圖〉、〈重修臺灣府城隍廟圖〉、〈重建洲南場禹帝廟圖〉、〈重修關帝廟圖〉、〈重修臺郡天后宮圖〉、〈重修瀨北場上帝廟圖〉皆可見主建築隱性的製圖中軸線與紙上中央摺痕一致（圖14），如此有意識的使紙本對摺線與建築中軸線重合，並且多數著重畫面左右對稱的均衡規整感，亦可證製圖者一開始就考慮構圖要配合摺裝形式呈現，其構想靈感甚至可能就直接來自地方志書籍摺頁的視覺經驗。（圖15）此推想亦能在京圖本上得到呼應：京圖本的裝幀即為摺裝，中央摺線與圖中主要建築之中軸線緊密呼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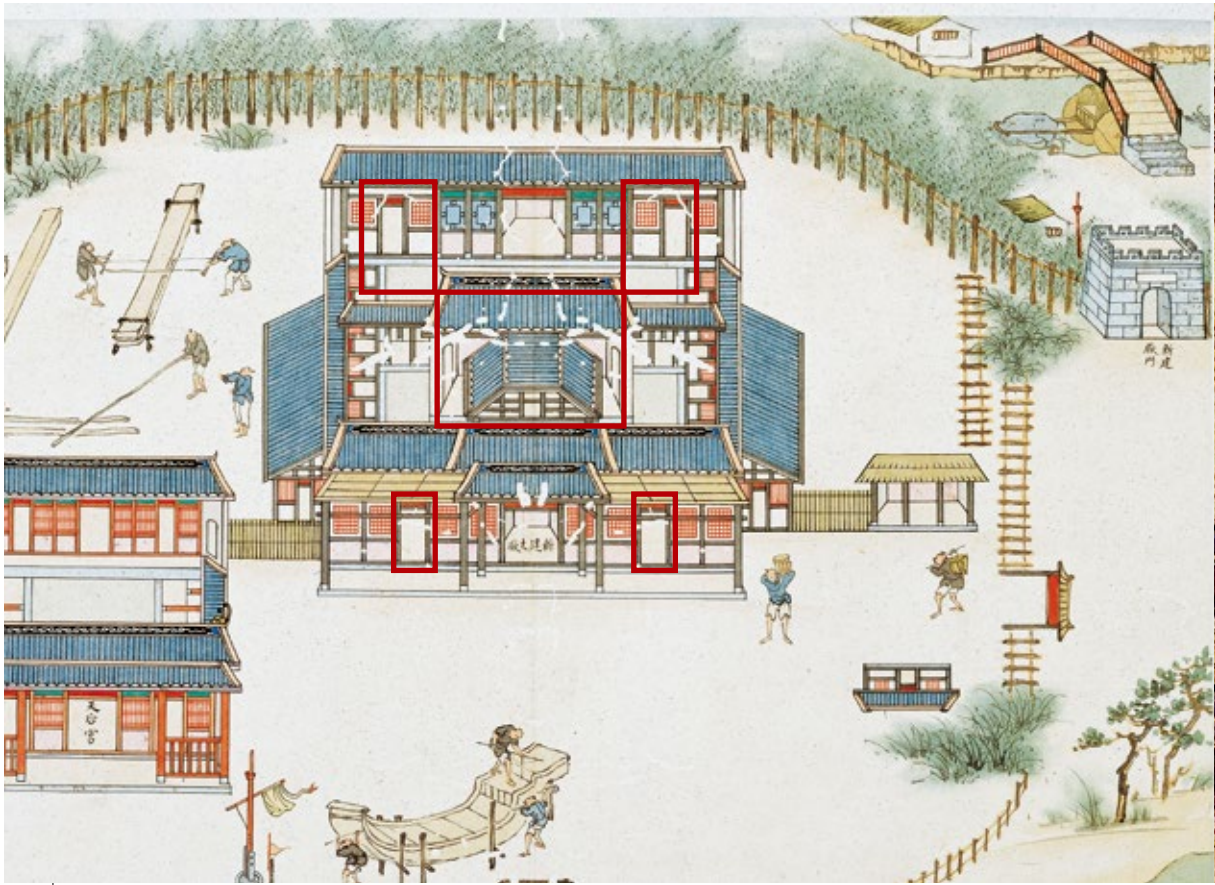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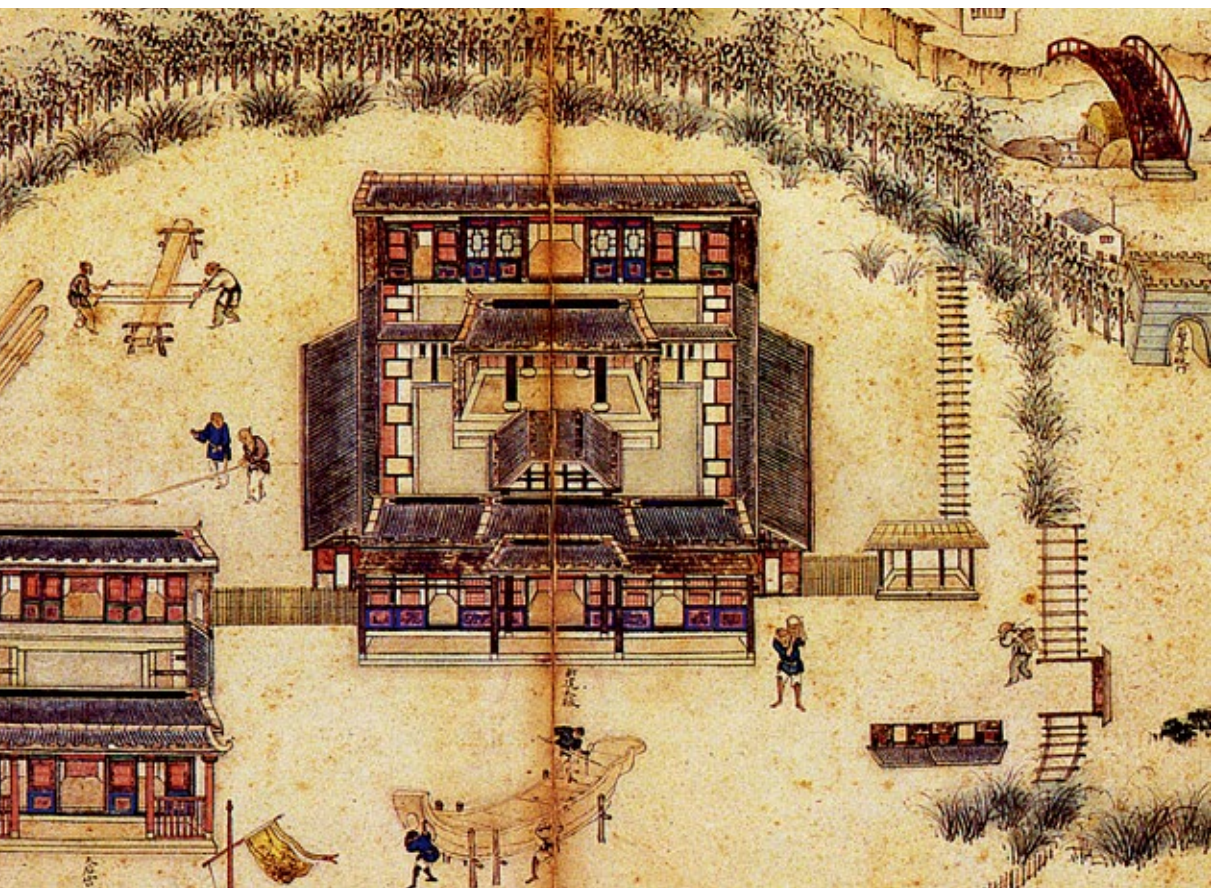
圖8 軍工廠圖主建築比較 左圖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鼎建臺郡軍工廠圖》局部；右圖局部取自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與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圖版46。

也因多次展闔而嚴重破損。

另外，故宮本因重裝而裁切掉了許多邊緣的訊息與圖像，例如京圖本可見〈重建郡城全圖〉畫幅四邊有「東」、「西」、「南」、「北」方位標記，對應到故宮本之〈重建臺灣郡城圖說〉四方位則已被裁去，又如故宮本〈建設淡水廳望樓圖〉可見畫幅四方標記，而〈建設彰化縣望樓圖〉下方僅殘留有「西」字標記。（圖16）另外裁切影響圖像訊息的例子還有如京圖本〈重建軍工廠圖〉右上方畫面可見兩架完整牛車，對應至故宮本〈鼎建臺郡軍工廠圖〉畫面右上角橋梁後方，只

見剩下牛頭而不見牛車，此裁切造成了物象在視覺上突兀的中斷感，對熟悉傳統繪畫語彙的觀者而言，也等於削弱了原先兩架滿載貨物的牛車運輸代表的太平盛世意象；而橋樑下方陸地上的「新建廠門」擁有完整的兩側圍牆景觀也僅見於京圖本，故宮本因裁切過多而失去一道圍牆。（圖17）綜覽故宮本圖說與圖繪四周被裁切的狀況，大抵可知當時重新裝幀的考量，應是要配合圖說調整尺寸，且裁切時並不在意圖繪邊緣消失的意義。

換言之，京圖本雖僅餘十二幅，但保留了部分故宮本經過重裝後裁去的畫面資訊，



比較明顯的影響如〈重建洲南鹽課館圖〉（故宮本為〈重建洲南鹽場圖〉）鹽場的整體工作範圍在故宮本上出現缺失，包括本應呈現濱外沙洲地形的弧形曬鹽區域、人物與橋樑的動線、隔著水道的兩岸邊緣地質特徵的呼應關係，都是此幅圖像的描繪重點，若相關研究須考量臺南鹽業發展史中的地理與區域特性，還可以透過京圖本掌握完整圖繪，並再次注意和思考當中欲突顯的細節與意義。（圖 18）雖說如此，故宮本仍因為保有最接近四十組數量以及完備圖文搭配的優勢，保存品相也更好，因此，欲進行相關研究，理

想上當然必須兼顧兩個版本，才可能獲得最趨近原本脈絡的訊息。

餘論

1930 年代以後，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被定位為輿圖與文獻，購藏入北平圖書館，之後輾轉落腳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歷來研究亦主要擷取其文獻史料價值，尤其根據圖說文字內容佐證蔣元樞的生平治績，以及考證、重建清代臺灣府制度與在地建設發展狀況，以回應清朝治理臺灣的歷史問題；或作為輔助論述臺灣文化史的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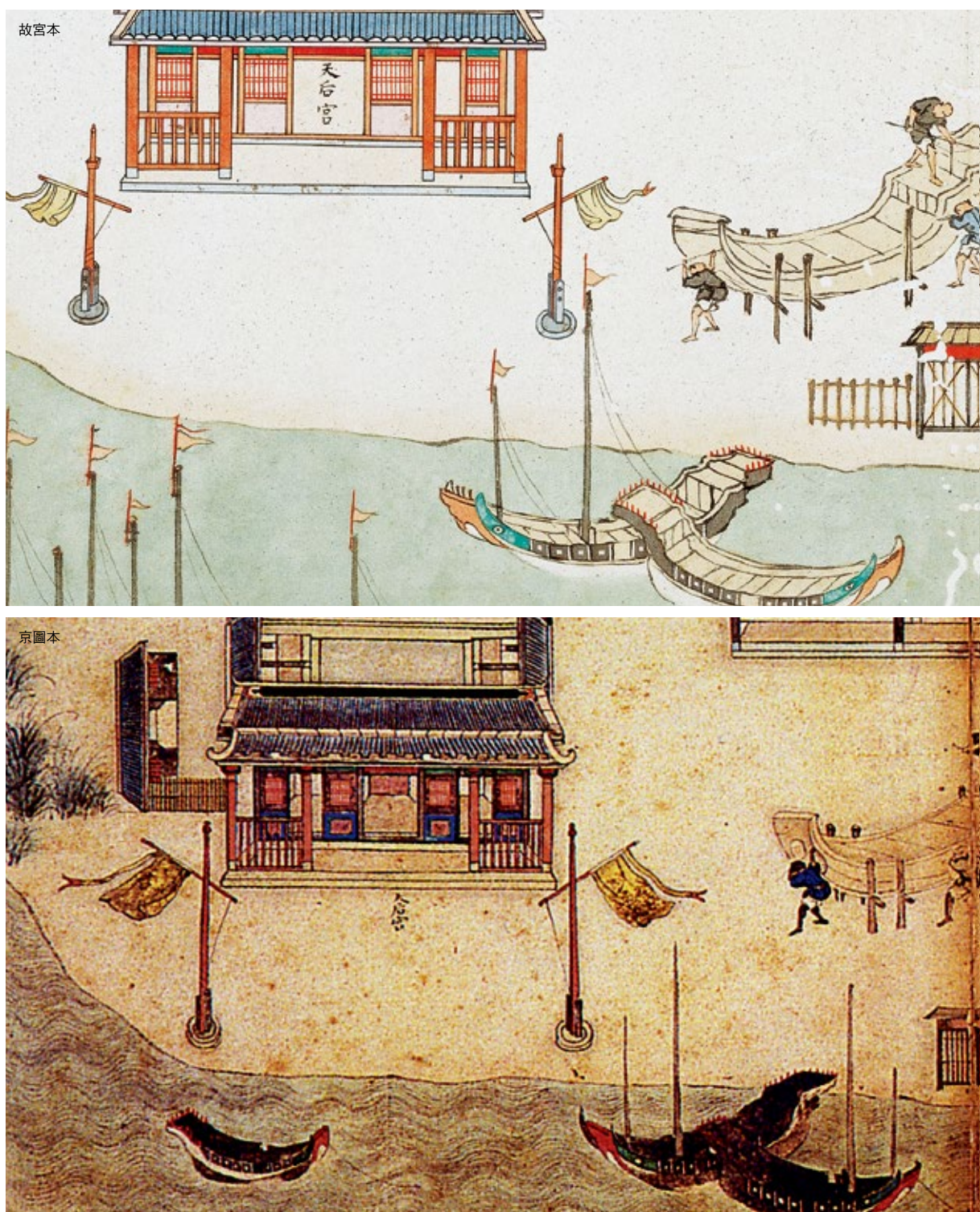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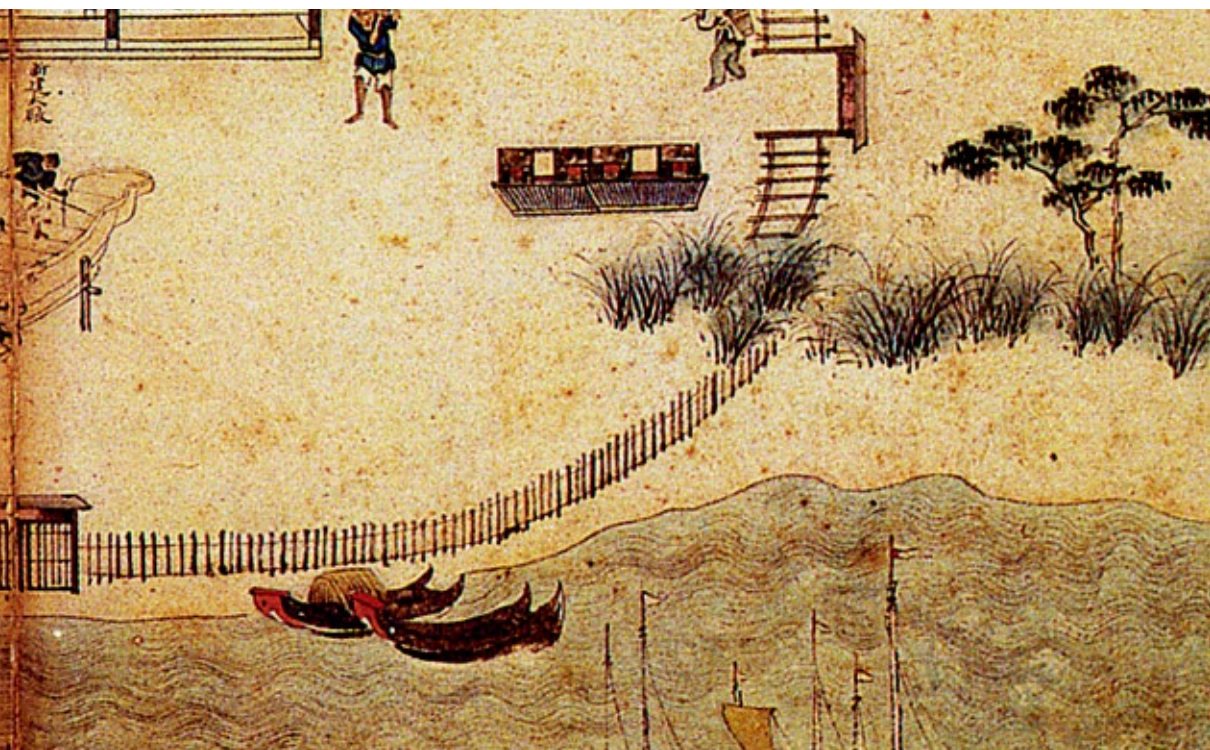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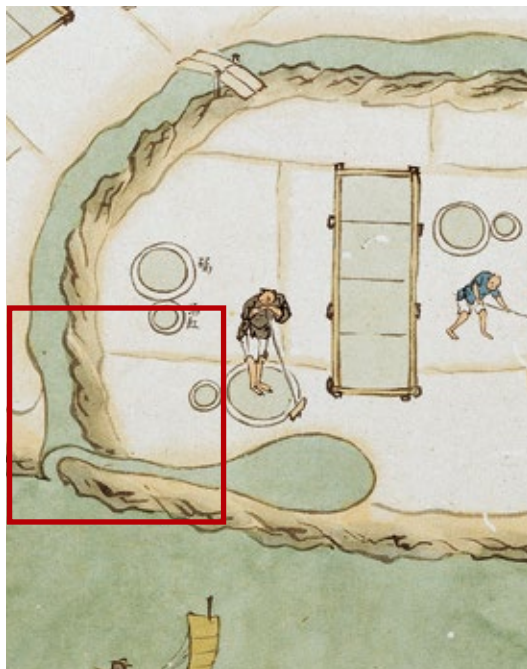


圖9 軍工廠圖海浪畫法比較 上圖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鼎建臺郡軍工廠圖》局部；下圖局部取自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圖版46。



故宮本



京圖本



圖 10 洲南鹽場潟湖畫法比較 左圖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重建洲南鹽場圖》局部；右圖局部取自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圖版47。

故宮本



圖 11 臺灣府城敵樓比較 左圖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重建臺灣郡城圖》局部；右圖局部取自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圖版45。

考史料。論及圖繪時，則多關心其中的建築形式是否反映寫實，試圖追索重建文化地景原貌，或探討能否與現存遺構相符，甚或是否能與遞嬗改建後的當代建築格局遙相呼應、建立新聯繫。然而，若此套圖說為摹本，其研究價值是否因此受到影響？

當圖像因為應用需要，常常會出現複製、再製的狀況，而此套圖說研究若就此停滯在真贋論斷甚為可惜。事實上，正本與摹本的探討，並非意謂正本較具價值，摹本就淪為二三流可捨棄之物；相反地，藉由兩個版本的對照，可以擴充探討更多製圖者與觀者的類型與互動關係，也延展我們對於多本議題的研究廣度。

例如是否可能以不同製圖者立場來評估

兩個版本的差異？京圖本〈重建郡城全圖〉標記在地機構的細節較多，對應之故宮本〈重建臺灣郡城圖〉省去了許多地方的小單元機構，多選擇官方祀典或是保留最高層級的行政單位標註。如京圖本「臺灣縣署」旁還標有「典史署」，「府署」旁標有「崇文書院」，故宮本則僅分別標出最高層級的「臺邑署」和「臺府署」；而「龍王廟」與「佐領公署」等就僅見於京圖本標出，未見於故宮本該輿圖上。另一方面，故宮本上也出現京圖本未見的官廟、橋樑名稱標註，如左下軍工廠旁標出天后宮、臺府署旁多畫一城隍廟、中央橋梁特標記為枋橋；另外，京圖本較重視府學階級所標記的「泮宮坊」，在故宮本上則僅記為「新建石坊」。整體而言，京圖本資訊較豐富，

京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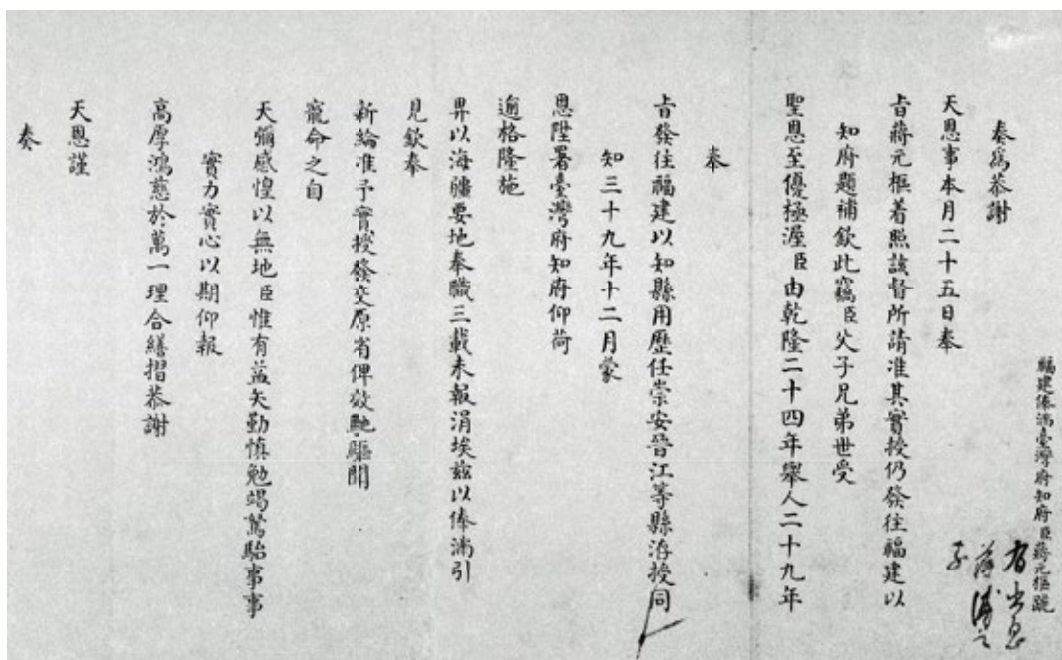


圖 12 清 福建臺灣知府蔣元樞〈捕授臺灣府知府謝恩摺〉 乾隆44年2月27日 局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取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頁284-285。

蔣元樞〈捕授臺灣府知府謝恩摺〉（177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1. 蔣元樞 2. 蔣元樞

《重修臺郡建築圖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元樞 b. 元樞 c. 元樞 d. 元樞 e. 元樞 f. 元樞
g. 元樞 h. 元樞 i. 元樞 j. 元樞 k. 元樞 l. 元樞 m. 元樞

圖 13 蔣元樞名款比較 上圖局部取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頁284；下圖局部取自《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之〈重建臺灣郡城圖說〉（a、b）、〈新建中營衙署圖說〉（c、d）、〈鼎建鹽課大館記〉（e）、〈捐建南路兩營公署圖說〉（f）、〈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圖說〉（g）、〈重修臺灣府學圖說〉（h）、〈重修臺郡先農壇圖說〉（i）、〈修築安平石岸圖說〉（j）、〈捐建澎湖西嶼浮圖圖說〉（k）、〈建設南壇義塚並殯舍圖說〉（l）、〈捐建北門兵丁義塚圖說〉（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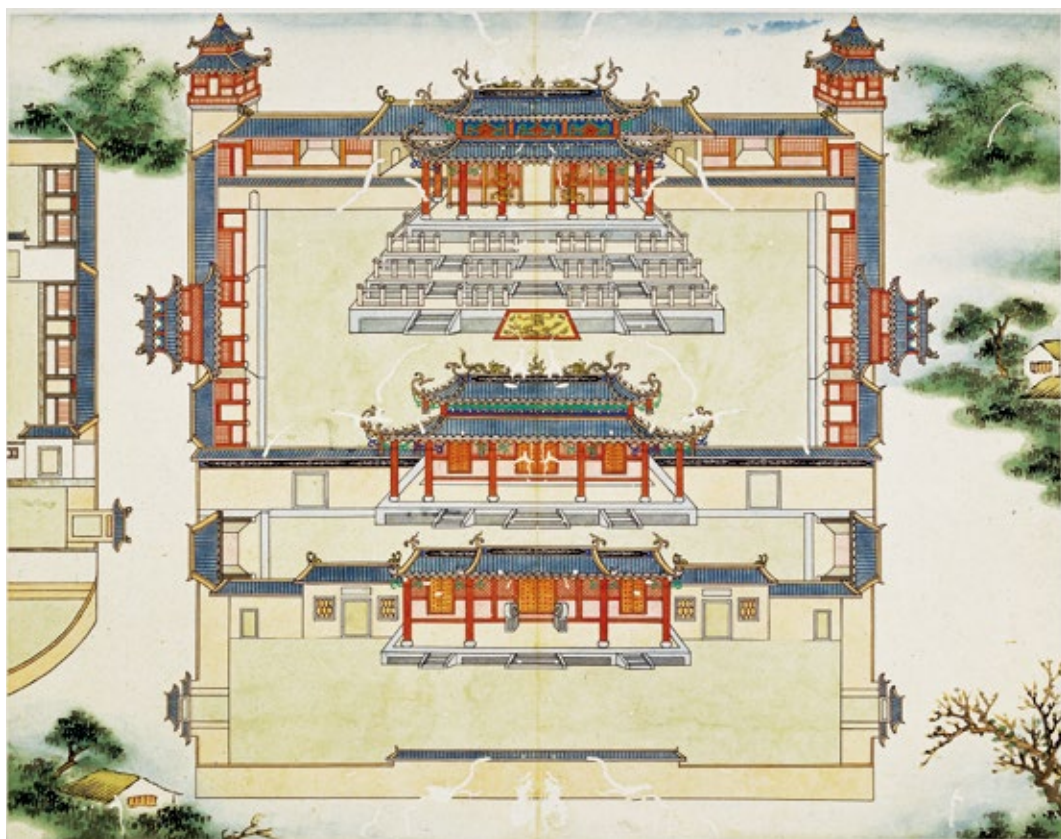


圖 14 清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恭修萬壽宮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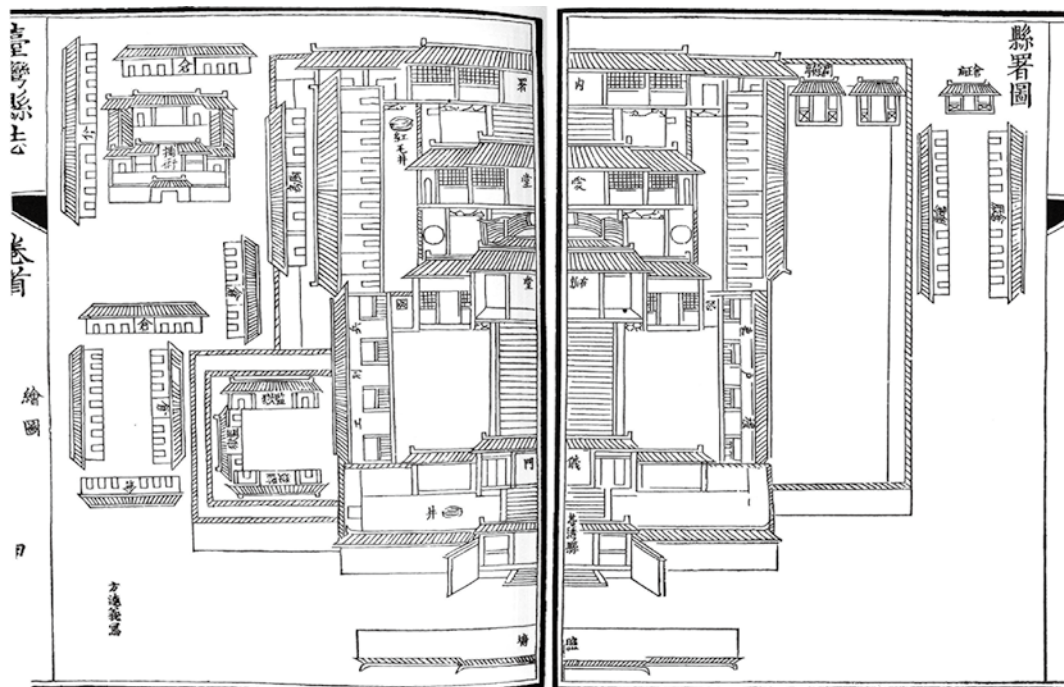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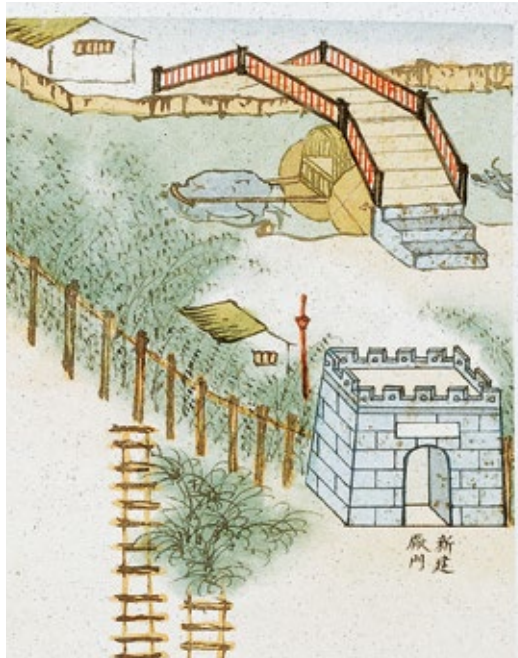


圖 15 清 方遠義繪 《重修臺灣縣志·臺灣縣縣署圖》 取自(清)王必昌總輯,王志樞點校,《重修臺灣縣志》,收錄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臺灣史料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冊10,頁56、57。



圖 16 | 清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建設彰化縣望樓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本



京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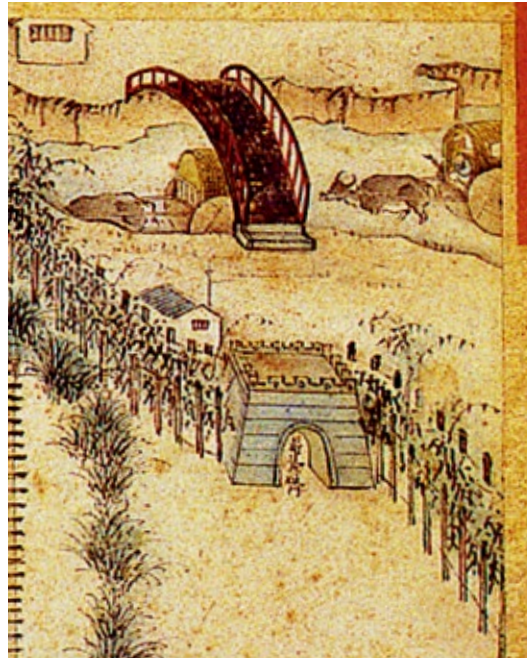


圖 17 | 軍工廠圖牛車與新建廠門兩版本比較 左圖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鼎建臺郡軍工廠圖》局部；右圖局部取自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與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圖版46。

故宮本



京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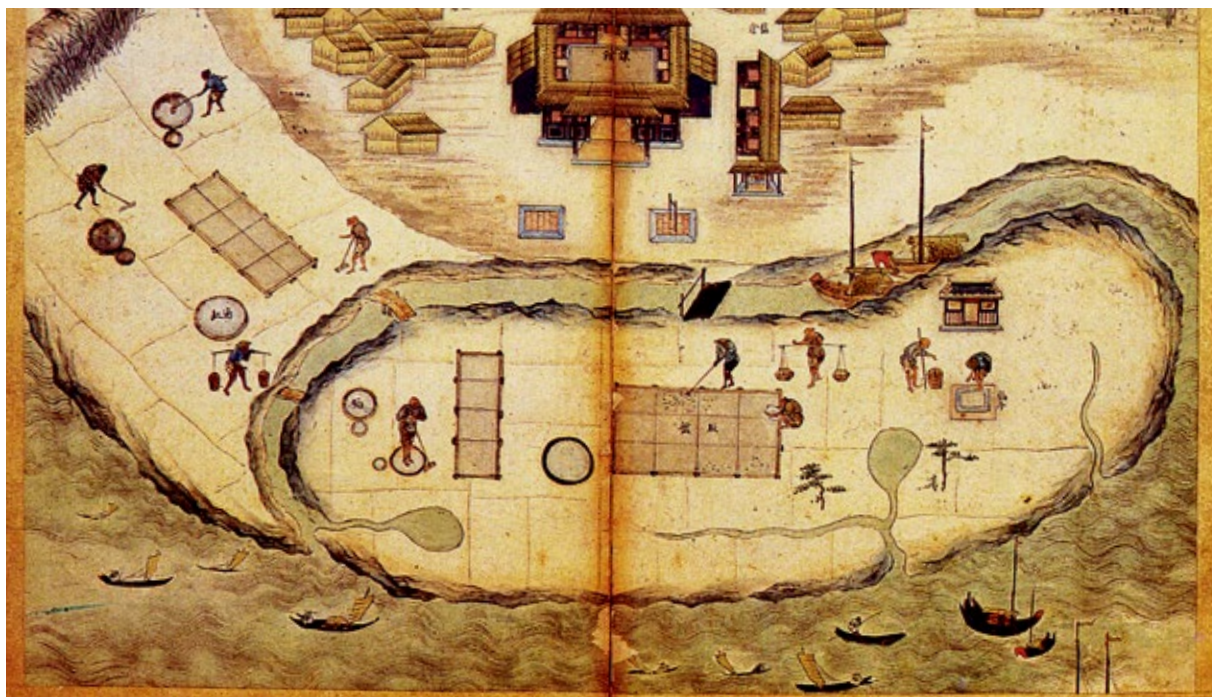


圖 18 洲南鹽場濱外沙洲與水岸畫法兩版本比較 上圖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重建洲南鹽場圖》局部；下圖局部取自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圖版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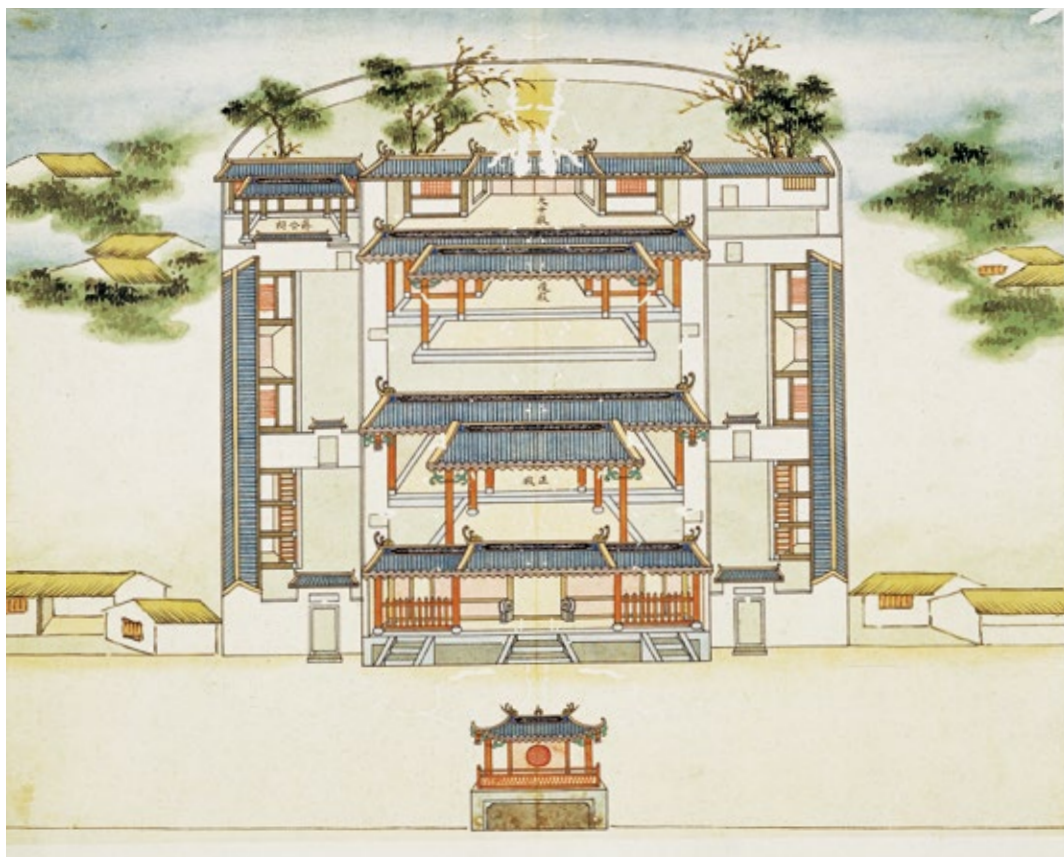


圖 19 | 清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重修臺灣府城隍廟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然而故宮本的繪製者可能也具有某些府城知識或是參考範本，故有能力添加京圖本未註記的官廟、橋樑名稱。這些差異是否有機會能繼續討論出自中央與地方對臺灣府城的不同紀錄觀點呢？皆待往後的研究探討。¹⁵

無論這兩個版本何為原本，又或是兩者皆摹本，蔣元樞製作此套圖說的歷史事實無庸置疑，因能與其治臺期間尤其乾隆四十二到四十三年間在臺南陸續留下諸多圖碑與碑記之事相應證。現存石碑實物與文獻記錄蔣元樞所立圖碑與碑記的機構，都在圖說中可見，圖碑上建築圖也可見與《圖說》相通的製圖觀念（圖 19、20），其差異僅在於碑面較直長且預設觀看對象是大眾，故圖像與文字有所調整，而《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為蔣氏卸任後，以集冊為一整體考量製作而成，



圖 20 | 清 蔣元樞 臺灣府城隍廟圖碑 臺灣府城隍廟藏
作者攝

並有豐富的設色，觀眾僅設定皇帝一人。

即便觀察作為摹本的故宮本，也無法忽視《圖說》各幅之間彼此具有強烈一致性的形制和規格，即使無法再更仔細檢驗各幅之間的成畫順序，但已可說蔣元樞從乾隆四十年陞署臺灣知府後，最晚於四十二年就開始思考，如何透過有別以往的視覺表達形式，

來呈現自己的政績，以爭取正式的升職，甚或可能是前進中央的機會。《圖說》除了作為文獻擴充清代臺灣史研究的視野，從十八世紀晚期清代地方官員如何透過圖像與視覺表達面向中央的角度觀之，亦是相當特殊而值得注意的案例。¹⁶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註釋

1. 其一〈修築安平石岸圖說〉記載「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初二日興工，於閏六月十八日工竣，現在岸已完固」。蔣元樞自乾隆四十年四月陞署臺灣知府，任期至乾隆四十三年六月。
2. 蔣元樞與《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自1950年代起的相關研究整理可參見陳宗仁，〈《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內容解析〉，《清史地理研究》第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305-323。
3. 盧雪燕，〈《臺澎圖》、《沿海岸長圖》為黃叔瓚所繪考：附故宮現藏北平圖書館新購輿圖比較一覽表〉，《故宮學術季刊》，31卷3期（2014春），頁155-198。
4. 馮明珠主編，《重修臺郡建築圖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5. 歷來圖文配對異議之整理可見郭果六文章註釋一：郭果六，〈禁碑與毀碑——從蔣元樞知府的《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談乾隆皇帝的另一項文化大業〉，《故宮文物月刊》，250期（2004.1），頁96-110。四十組排序邏輯自1970年代起，多先依據圖說中建築實際竣工時間排列，至近年可見嘗試以地方志分類觀點，詮釋蔣元樞欲藉由圖說表達與展現在地政績，參見陳宗仁，〈《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各圖的編次問題〉，《故宮文物月刊》，387期（2015.6），頁64-73。
6.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7. 盧雪燕，〈《臺澎圖》、《沿海岸長圖》為黃叔瓚所繪考——附故宮現藏北平圖書館新購輿圖比較一覽表〉，《故宮學術季刊》，頁177。
8. 釋奠儀禮樂器與儀式圖像化的研究參見陳芳妹，《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257-277。
9. 大澤顯浩，〈明末地圖與公牘——地域性政書的出現〉，《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2008），冊3，頁183-200。氏著，〈地理學史上的明末一衙門的地圖和山水圖式地圖の系譜〉，《言語・文化・社会》，8號（2010.3），頁23-54。
10. 乾隆六十年（1795），王杰、福長安、彭元瑞將乾隆二十六年以後輿圖房所繪及中外臣工進呈的重要輿圖67種290件，按照乾隆二十六年所編《蘓圖薈萃》的方法整理編目，編成《蘓圖薈萃續編》一冊；參見鄧愛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宮輿圖〉，收於《清代檔案整理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三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頁299-318。後1936年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亦主要依據《蘓圖薈萃》初編與續編，並增補後續清宮入藏造辦處輿圖房之輿圖，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參見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6）。
11. 王庸，《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部概況》（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4）。前行研究如陳宗仁、盧雪燕皆已指出此點。
12. 1932-1933年徵購所得見王庸、茅乃文編，《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1933）；1934-1936年徵購所得見王庸、茅乃文編，《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續編》（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1937）。
13. 感謝圖書文獻處蔡承豪先生提供蔣元樞謝恩摺資料。
14. 1932年曾大量重新裝裱一事見王庸，《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部概況》（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4年），頁24。
15. 感謝審查人提示本文〈捐建澎湖西嶼浮圖圖說〉的時間考證，以及提醒故宮本亦有添加京圖本末見之註記。
16. 目前已有研究透過《圖說》中禮樂器的形制與圖像，探討身為邊疆海外官吏的蔣元樞不再採取紀錄番社異相，而改採表述與中央同步儒化共相的圖說方式，向中央傳達治臺理念。參見陳芳妹，〈蔣元樞與臺灣府學的進口禮樂器初探〉，《故宮學術季刊》，30卷3期（2013春），頁123-184。